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

主 编 黄源深

副主编 王光林



旱 土

Drylands

〔澳〕西娅·阿斯特利 著 徐凯 王慧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

主 编 黄源深

副主编 王光林



干 土

——写给世界上最后一位读者

Drylands

〔澳〕西娅·阿斯特利 著 徐凯 王慧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旱土：写给世界上最后一位读者 / (澳)阿斯特利(Astley, T.)著；徐凯, 王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0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

书名原文：Drylands; a book for the world's last reader

ISBN 978 - 7 - 5327 - 4990 - 4

I. 旱… II. ①阿…②徐…③王… III. 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4026 号

Thea Astley

Drylands

© Thea Astley, 1999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Estate of Thea Astley, C/- Curtis Brown (Australia) Pty Lt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Penguin Books Pty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 - 2008 - 368 号

旱土

(澳)西娅·阿斯特利 著 徐凯 王慧 译

责任编辑/张建平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27,000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 - 5,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4990 - 4/I · 2807

定价：26.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T:021 - 56135113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启动了。虽然“翻译文本”概念在
文学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的定义，但译者们对它的理解是共
同的：就是一种文学作品的再创作。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与“创作”
大体无异。然而谁敢向文学作品的原创性挑战呢？因此，我必须对这本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前言，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文学作品的原创性是绝对的，不容置疑的。任何对文学作品的改写或
重写，都可能损害其原创性。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必须尊重原作者的创
作意图，不能任意发挥自己的想象，更不能把译文变成自己的作品。如果这样，
黄源深——学过《望洋兴叹》的人，肯定对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不感兴
趣，因为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是他的作品，而《望洋兴叹》是他的翻
译。当然，对于一些经典作品，如《荆棘鸟》，可以适当发挥一下，但决不可
是几年前，澳大利亚几位著名作家来沪，总领事狄淑贤女士设宴招待，
我也应邀入席。宾主才十来个人，话可以谈得很透。席间，我提出了一个
设想：翻译十本澳大利亚当代小说，作为丛书，同时面世。这个建议，立
即得到了总领事和文化参赞的认同，还当场商量了版权、赞助、出版、新
闻发布等关键问题。他们的热情和慷慨让我感动，后来我任职的上海对
外贸易学院也表示大力支持，这使我坚定了完成这项工作的信心。

这个建议的动因，是中国的读者对澳大利亚文学知之甚少，说来说去就是那本多年前出版的《荆棘鸟》，还是一部通俗小说。近三十年来，国内零零星星也出过一些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但因为分散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出版社，大多没有引起受众的注意。因此我便突发奇想，是不是可以同时推出十部澳大利亚小说？那样也许可以发出一点响动，稍稍吸引一下人们被惯性所左右的眼球。

选择哪十本书来译呢？这是一个难题。但后来大家达成了共识：必须是精品，而且是当代作家的。于是便想到了获奖作品。澳大利亚最大的文学奖是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类似于我国的茅盾文学奖，是专门奖励长篇小说的。迈尔斯·弗兰克林是以小说《我的光辉生涯》享誉澳大利亚文坛的著名作家，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澳大利亚女权主义的先驱，在世时虽有众多追求者，但终身未嫁，1954年去世时留下一大笔遗产。根据其遗嘱，澳大利亚设立了以她命名的文学奖，奖励在反映澳大利亚生活方面获得最高成就的文学作品。每年评奖一次，每次一部作品。评奖过程非常严格，先是从众多的申请者中选出十人的大名单(long list)，然后从大名单中选出五名入围者(short list)，最后从这五人中决定一人(一部作品)获奖。1957年评出了这个奖项的第一位获奖者，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帕特里克·怀特，获奖作品是他的代表作《沃斯》，由此可见这个奖的含金量，以及评委锐利的审美眼光。

列入翻译丛书的十部澳大利亚小说，初定时均为迈尔斯·弗兰克林奖获奖作品，但后来与澳方沟通后，考虑到要反映澳大利亚政府所推行的“多元文化政策”，增加丛书的代表性，其中两部改为土著作家和亚裔作家的作品。虽然这两部小说并未获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但它们在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至于具体的获奖作家和作品，也因为版权问题，反复磋商，几经变动，最后才定为现在这个书单：

《杰克·迈格斯》(Jack Maggs, 1997), 彼得·凯里(Peter Car-

ey) 著, 1998 年获奖; 《三呼圣灵》(Three Cheers for the Paraclete, 1968), 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著, 1968 年获奖; 《浅滩》(Shallows, 1984), 蒂姆·温顿(Tim Winton)著, 1984 年获奖; 《通往战争的公路》(Highways to War, 1996), 克里斯托弗·科契(Christopher Koch)著, 1996 年获奖; 《伟大的世界》(The Great World, 1990), 戴维·马洛夫(David Malouf)著, 1991 年获奖; 《旱土》(Drylands, 1999), 西娅·阿斯特利(Thea Astley)著, 2000 年获奖; 《井》(The Well, 1986), 伊丽莎白·乔利(Elizabeth Jolley)著, 1986 年获奖; 《黑暗的宫殿》(Dark Palace, 2000), 弗兰克·穆尔豪斯(Frank Moorhouse)著, 2001 年获奖; 《上海舞》(Shanghai Dancing, 2003), 布赖恩·卡斯特罗(Brian Castro)著; 《狗的风光日子》(The Day of the Dog, 1984), 阿尔奇·韦勒(Archie Weller)著。

这个书单中的十位作家都是澳大利亚的一流小说家, 他们获得澳大利亚最大文学奖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无论是在文坛, 还是在批评家的

著作里，抑或学者的讲坛上，他们都是深受称赞，被广为关注的。他们代表了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的不同流派、主题、题材和风格。对于想了解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读者，阅读这些作品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途径。

彼得·凯里是目前世界上两次获得布克奖的两位作家之一（另一位是南非的库切，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文学前途无量。凯里是澳大利亚“新派小说”的代表人物，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糅合黑色幽默、寓言式小说和科幻小说等不同元素，用真实的细节书写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昭示现代人所处的尴尬处境。《杰克·迈格斯》是一部寄寓于狄更斯《远大前程》文本的小说，但注入了后殖民主义的内涵，使其成为后殖民概念中“回写”（writing back）的典型。托马斯·基尼利擅长于运用历史题材和域外故事，反映个人与社会、与当局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以及个人所感到的不安全感和希冀摆脱困境的徒劳挣扎。他的作品既有严肃小说的深刻性，又有通俗小说的可读性，很受读者欢迎，电影《辛德勒名单》就是根据他的小说《辛德勒方舟》改变的。小说《三呼圣灵》以调侃不恭的态度，讽刺了澳大利亚的天主教教义。蒂姆·温顿二十多岁就已负盛名，获得“神童作家”的美称。他不但多产，已发表二十多部作品，而且还频频获奖，是澳大利亚两位四次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中的一位（另一位为西娅·阿斯特利），两次获布克奖提名。《浅滩》像他的大多数小说一样，反映澳大利亚西部小镇表面安静，实际却充满矛盾的生存状态。克里斯托弗·科契曾两度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如他自己所说，“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探索澳大利亚残存的殖民主义个性和心理，以及战争给人们留下的心理创伤。《通

往战争的公路》刻画了一个摄影记者在东南亚战争中的神秘遭遇，揭示了人类自身的悲剧。戴维·马洛夫既是小说家，又是诗人，两者几乎一样杰出。他的小说描写现代人的迷茫、战争的残酷、环境保护的重要等，常常采用两个人物互为烘托的手法，风格上表现为一种恬淡的诗意图。小说《伟大的世界》描摹了战争经历和传统的“伙伴情谊”。西娅·阿斯特利曾四次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她的小说主要反映澳大利亚北方小镇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作者对语言有很强的把控力，语词中常含宗教意象，往往对解读造成困难。《旱土》描绘了一个偏远的干旱小镇以及苦苦挣扎着的人们，为读者提供了澳大利亚的缩影。伊丽莎白·乔利的作品主题模糊、含混、抽象，人物的性格怪僻，行为出格。小说提供的图像往往零散、跳跃、不完整，需要读者费力地去重组。乔利恐怕是继怀特之后又一个难读难解的澳大利亚作家。小说《井》讲述一对同性恋女子遇到一次意外车祸后，内心所引起的不安与忧虑，风格与其他作品不同，颇似侦探小说。弗兰克·穆尔豪斯是出现于六十年代，主张标新立异的新派小说(New Writing)的代言人。表现技巧上以擅长“间断叙述”而蜚声文坛。小说《黑暗的宫殿》刻画三十年代任职于“国联”(League of Nations)的澳大利亚女官员，在二次大战逼近时焦灼不安的心理。布赖恩·卡斯特罗是一位同时具有中国和葡萄牙血统的族裔作家，他的小说篇幅都不大，却以构思独特和叙述技巧新颖而为论家所称道。《上海舞》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跟踪主人公从出生地香港到澳大利亚的人生轨迹，对身份、语言和归属等困扰着众多移民的问题作了深层次的探索。阿尔奇·韦勒是一位土著作家，作品主要

反映土著人在当代澳大利亚社会中穷困、屈辱、多事的生活状态，小说曾多次获奖。《狗的风光日子》是作者的处女作，却好评如潮，并获得多个奖项。小说写了土著青年成长的烦恼和痛苦，以及他们对自己和社会的逐步认识。

这十部小说的译者都是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教师，他们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全国著名出版社先后翻译过文学作品，具有较为丰富的翻译经验。其中大多数人都以研究澳大利亚文学见长，可以说，这是一个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群体。这里所译的有些作家和作品，正是他们研究的对象。以此而言，翻译这些澳大利亚小说，他们是有一定优势的。当然，译文的成败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这对所有参与其事的人，都是一个考验。以下是他们分别翻译的作家和作品：

- | | |
|---------|---------------------|
| 黄源深 | 《浅滩》(蒂姆·温顿) |
| 王光林 邹因因 | 《上海舞》(布赖恩·卡斯特罗) |
| 彭青龙 | 《杰克·迈格斯》(彼得·凯里) |
| 徐凯 王慧 | 《旱土》(西娅·阿斯特利) |
| 周小进 | 《三呼圣灵》(托马斯·基尼利) |
| 周小进 | 《狗的风光日子》(阿尔奇·韦勒) |
| 邹因因 | 《井》(伊丽莎白·乔利) |
| 龙毛忠 | 《伟大的世界》(戴维·马洛夫) |
| 司耀龙 | 《通往战争的公路》(克里斯托弗·科契) |
| 揭薇 章韬 | 《黑暗的宫殿》(法兰克·穆尔豪斯) |

这十部澳大利亚小说的翻译和出版，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因此有很多人需要感谢。首先，要感谢上海澳大利亚总领事馆，尤其是前总领事狄淑贤(Susan Dietz-Henderson)女士和前副总领事高戈锐(Gary Cowan)先生，正是他们首先响应翻译出版十部澳大利亚小说的倡议，并积极筹划解决小说的版权和澳方的赞助问题。还有前副总领事欧佳妮(Jane Ogge-Cowan)女士，她接过了前任留下的未尽事宜，在文化处执行助理李蓓艳女士的协助下，最后具体落实了十部小说。此外，现任副总领事叶仁庭(Dene Yeaman)先生也始终关心这个翻译项目。我们要感谢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在得知这个计划后，主动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澳大利亚澳新银行(ANZ Bank)，对十部书的翻译非常重视，并帮助解决了版权问题。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全力支持这个项目，并将此纳入科研计划，拨了相应的经费，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最后应该感谢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尤其是吴洪副总编，欣然接受了这个经济效益不好的出版项目，并组织人力完成了艰巨的校译任务，使这十部书得以按时出版。当然，我们应该感谢的人还很多，但因为篇幅有限，只能就此打住了，希望能够理解。

最后，谨以这十部澳大利亚翻译小说献给举办中的“澳大利亚年”(The Year of Australia)。

2009年6月于紫藤斋

致谢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澳大利亚文学基金理事会创意艺术基金的资助，
作者在此表示感谢。

本书所引 D. H. 劳伦斯的话语出自 A. A. 英格利斯编选、企鹅出版社 1971 年版《〈凤凰集〉精选》。引用得到劳伦斯·普林格尔有限公司及
弗里达·劳伦斯·拉瓦尼利公司的授权。

与此同时……

“我从未在亚马孙河上泛过舟。我从没去过巴西，”^①她引用道。她心里暗想，我从没参加过任何文学节或诗歌朗诵会，没听过自我陶醉的诗人们朗诵作品。

有很多事情都未能做成。她坐在楼上的房间里，感觉自己有点一事无成。从楼上可以看到小镇的酒馆、杂货店、从未启用过的电影院、镇议会楼以及干涸的小溪边被金合欢树掩映着的镇小学。但是，或许我可以写本书什么的，她想，既然她拥有写作的一切必要装备：一张桌子，一架打字机，一令白纸，一些愤怒的想法。

还有炎热夜晚那些孤寂的时光。已经五十出头了，她不得不承认。事实上自己一事无成，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溜走，她不得不接受人生的变幻莫测。这些都写在了她那张焦虑的脸上，在镜片后面闪烁着。镇上的人们喜好的是那些最直白的笑话，她觉着这简直可笑之极。虽然她竭力掩饰，嘴角还是流露出一种不屑之情。

她所做的就是将纸放入打字机，摆好餐椅，像准备弹奏“拉二”^②那样活动活动手指，然后开始写作。

她想：我可以这么开头：“从前……”、“很多年前……”，“在一个遥远的国度……”。有人这么写过了。我可不喜欢。

或者来一些卡尔维诺^③风格的东西，哪怕是一丁点他的才情也好——就好像某个爱唠叨的人找着了一个毫无反抗之力的外国人和一张空沙发，便下定决心滔滔不绝地向这个倒霉蛋讲述有关风貌、运动以及他的反应的种种细枝末节。喔，上帝，那些没完没了的反应以及可能的反应，乃至可能的可能，就像永无休止的诡辩论。

他失控了！

“约翰尼斯·布拉姆斯说话恶毒，有着蝰蛇之舌”，“约翰·拉斯金喜欢小姑娘”或“布拉瓦茨基夫人满脸都是天花痘”，这样写怎么样？（你看得有点吃力，对吧？你喜欢那样吗？我勾起了你的兴趣？）

这个技术世界布下了诱饵。没什么双关含义。这点使她从心底感到焦虑。或许是因为她在镇上一处毫不起眼的树墩旁经营着的那个小书报亭。这个破落小镇人不粘、鬼不靠，总人口不过两百七十四个人。这些人的闲暇时光要么打发在“无腿蜥蜴”酒吧，要么花费在看电视、录像、网络成人电影或孩子们玩的电子游戏上。

你想看成人电影？好吧，那我就给你成人电影！

没有一个人读书。如果他们读些什么的话，那一定要么是赛马成绩记录表，要么是已经过期的布里斯班各类报纸上的体育版块。男人们都这样。女人们是怎样一种情况她还吃不准。一些女主顾仍然每周都来买妇女杂志，但她怀疑，她们买这些杂志为的只是上面登载的一些照片，

① 引自英国作家吉卜林(1865—1936)的诗作《犰狳的起源》。

② 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

③ 伊塔洛·卡尔维诺(1923—1985)，意大利寓言童话作家。

从中她们可以看到朝不保夕的皇室成员，绯闻不断的女演员以及好莱坞放荡的男演员们的形象。

你看，尽管上了年纪，她还是知道这些词汇的。

她又想：距离不算什么；万事开头难！^① 十七世纪中期杜·德芳夫人^②（当然是位侯爵夫人）在听了红衣主教波利尼西亚克描述圣丹尼斯^③被斩首后还能走上两英里的事情后，如是说道。让我们换句话来说：书的长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一步。或者第一句话。或者是第一个词。

就是那第一个词。
我们必须非常用心。我们必须牢记丁尼生^④对帕特穆尔^⑤的评价：“他的一些言语就像陈词滥调。”

然而，世上已经没有什么新词了。因此……
她没费功夫就做出了决定。

从前……某天……某月……某年……高山之巅……珊瑚海滩……
得了，就干旱贫瘠的草原吧！或许，是一块平坦、偏僻、无边的腹地。在那里，当你循着牧场草地，沿着铁丝栅栏寻找尽头，经由葱绿的牧场来到赭色的牧羊场时，边界线却总在后退，总是遥不可及。

① 本句原文为法语。

② 杜·德芳侯爵夫人(1696—1780)，18世纪著名的沙龙女主人之一。据说她每周都要举行一次文艺性的社交活动。

③ 圣丹尼斯(1676—1744)，法国天主教圣徒，巴黎第一任主教。公元250年左右被异教斩首。传说他被斩首后，还能手执自己的首级，由巴黎市走到市郊的蒙玛特山才咽了气。

④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1809—1892)，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桂冠诗人。

⑤ 科芬特里·帕特穆尔(1823—1896)，英国诗人。

这将是一本写给世界上最后一位读者的书。她对着一本摊开的练习本，咬着笔头，下定了决心。一本明白易懂的书，书中的思想是由二十六个既能让让人哭又能使人笑的黑色符号组成。这是怎样的奇迹！白纸上那些蝇粪般的词句可以改变意识形态或政府，可以引发战争，可以导致饥荒或者带来福祉。这想法让她感到一阵狂喜。她不由自主地慢慢地、绝妙地写道：“这是一本写给……”。她停了下来，因为她的情感过于矫饰，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表达。

是什么使她下定了决心？是因为她生意刚开张时上架的那些让人怦然心动的商品，结果却无人问津吗？她在南方某座城市开了家书店，由于不懂生意经，很快便罢手不干了。当时她已老大不小，就嫁了个农场主。结婚四年不到丈夫便撒手人寰，丢下她一个人。她只好卖掉农场，去创造某种生活模式。她本来可以搬走，但变卖农场耗费了整整一年的工夫。她宁愿在一个小地方工作，也不想安于城市生活的无名状态。再说了，她可是个五十出头的寡妇啊。那段婚姻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讶，为数不多的几个城里朋友也都大跌眼镜，认为她由此退回到了黑暗的时代。他们夫妇俩当初到底是怎么想的至今还是个谜：曼利渡船上的邂逅、几次会意的大笑、一顿鱼肉大餐和对整个事件的某种见鬼的感觉？

她一时冲动租下了这个书店。她照着老习惯将货架上堆满了《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纽约时报书评》以及其他文艺性杂志所推荐的书刊。（真是个疯婆子！）没人对此表现出任何兴趣。倒是那些“男性”杂志、登有丰乳肥臀的女明星照片的杂志、汽车月刊或是武器月刊一脱销，就会有人来找她抱怨。她只好悻悻地屈服——她总得吃饭啊——她不得不